

当代中国基督徒的诗歌创作^{〔1〕}

荣光启

(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 430073 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要:当代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数量巨大, 而基督徒的文学创作也随之发达。有人将这一类文学称之为“灵性文学”, 旨在强调文学需表达人里面的神圣部分。不过, 对于基督徒诗人的创作, 人们通常以“宗教诗歌”轻视之。事实上对“基督徒文学”, 我们要仍以文学的标准来评价; 因为“宗教”, 在文学创作中常常只是素材; 因“宗教”而轻视以此为素材的文学, 这种眼光是非文学性的。从文学的标准看, 基督徒诗歌在经验和技艺上, 有些是相当深切、复杂的; 甚至, 当代许多基督徒诗人, 其创作其实呈现出更高的技艺。

关键词:基督徒文学; 灵性文学; 文学的标准; 基督徒诗歌; 宗教诗歌

作者: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 430073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文学院, 电话: 15802712321, 邮件: rongguangqi@163.com

约在 20 年前, 一位学者这样描述基督教的影响在国人精神和艺术中的变化: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 基督教的合法传言活动在大陆实际中断, 无神论意识形态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法权, 以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生活只会引起人们的政治警觉意识。然而, 近十年来, 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 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 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 而且显得脆弱孤单, 但确有增长的趋势……〔2〕”

这种“增长的趋势”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日益明显。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等著作在人文领域, 影响深远; 先锋小说家北村认信基督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和年轻的批评家谢有顺的小说批评, 也让人耳目一新。对于诗歌而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疑是悲怆的岁月, 海子自杀(1989 年)、骆一禾猝死(1989 年)、戈麦自杀(1991 年)、顾城杀妻后自杀(1993 年)、老诗人徐迟自杀(1995 年)……幸运的是, 在诸多诗人自杀或颓丧之后废墟般的中国文学图景中, 也浮现出一些“走向十字架”的写作者、许多有基督徒身份的诗人。在新世纪, “基督徒文学”——由基督徒作家创作的文学, 渐渐引人注目; 而在诗歌领域, 许多诗人并不隐藏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积极以诗歌来言说信仰经验中人与上帝的相遇, 这种具有新的美学形态的作品也在不断涌现。

〔1〕 本文 [This paper] 为 Wei [i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Guojia Shehuikexue Jijin Xiangmu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gram] 《当代中国的基督徒文学研究》Dangdai Zhongguo de Jidutu Wenxue Yanjiu [The Research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成果 Chengguo [Achievement], 批准号 Pizhunhao [Rectification number]: 14BZW145.

〔2〕 刘小枫 Liu Xiaofeng,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Wenhua Jidutu Xianxiang de Shehuixue Pingzhu [Sociology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 on Cultural Christian Phenomenon],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Women Zheyidai Ren de Pa he Ai [Fear and Love of Our Generations], (北京 Beijing: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215.

一、“灵性文学”

在当代基督徒文学领域,小说家、诗人施玮应该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她不仅是作家,还是理论家和文学潮流的推动者。施玮有一个提法,就是基督徒文学应当是“灵性文学”。传统的性灵文学,“强调的是作家主体的精神走向,对应的是言志文学”,而灵性文学则是,强调的是“人性中神的部分。”“不再是藉着人的特性来体悟‘灵’的存在与美善,（‘性中之灵’）,而是灵在人里面,藉着人的言说（文字）、行动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光芒（‘灵之性’）”〔3〕。“灵性文学”的“灵性”,其实是肯定人里面神性的确实存在,期求作家回应神性的呼声,抒写符合圣经与上帝启示的话语。圣经说,人是“有灵的活人”〔4〕（本文所引圣经经文,一般采用中文和合本）,人里面的这个“灵”,本来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也应当活出上帝的形象,生命中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5〕,“灵性文学”,其实是人向上帝回归的文学。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施玮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写了许多关乎男女情爱、风格绮靡唯美的小说和诗歌,但之后,她对文学的美有了新的理解。“圣经的‘神的话’和圣灵的启示,及圣灵所引导的信仰体验,正好提供了确立新的,与旧有文学（文化）相对立的‘审美’。如果我们反而媚俗、趋同于世俗文学的审美,就是失去了藉着我们的文本,让‘神性审美’冲击世俗文学、冲击人们心灵的机会。以属天的审美,冲击、影响、改变世俗审美,才是基督教文学作家的冲锋目标。〔6〕”这种“属天的审美”,即在上帝的国度里得救的人能够认识的美与真,这种美包含着人的尊严（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对人的慈爱与救赎、人回归上帝之后所能享受到的完全更新的生命;“这‘真’就是全方位地洞察人性、描述人生。……呈现出最真实的,最被剖析到深处的生命,所有的痛苦与喜乐、丑陋与美善。只有生命中真实、隐秘的冲突、挣扎、得胜,才能传递生命的信仰。〔7〕”。圣经中常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比如《旧约》里《诗篇》的 111 章 10 节、《箴言》的 1 章 7 节、9 章 10 节等）,若真如此,那么基督徒文学中的美与真,其实是一种更“深处的生命”的言说。施玮也由此创作了一系列以圣经体裁、信仰体验为依据的长诗组诗,如《另一种情歌——十字架上的耶稣》、《神迹的喻示》、《十架七言》、《天国》、《灵》、《安息》、《关于苦难》等,另外还有诗剧《创世纪》、“与耶稣相遇的女人”等系列诗体小说。

对于当代中国基督徒文学的大力推荐,施玮做了许多工作,由她主编的“灵性文学”第一辑已出小说卷、诗歌卷和散文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年版）。这套丛书使许多基督徒作家由此浮出水面,比如小说卷《新城路 100 号》除了展示大家熟知的北村、施玮的作品外,还有莫非、区曼玲、小约翰、融融、慕鸿、安然、何西、杨小娟、爱米、徐徐、尧雨、鹤子、陈卫珍、曹蔡文洁、山眼、戴宁、文屏、季芳、但理、羊君、叶子等 20 余位基督徒作家的小说。散文卷《此岸彼岸》除了展示著名作家张晓风（台）、杏林子（台）、王鼎钧（台）等人的作品外,还有另外 50 余位人们不熟悉的基督徒作家的散文。诗歌卷《琴与炉》则展示了施玮、北村、樊松坪、鲁西西、齐宏伟、空夏、易翔、杨俊宇、谭延桐、于贞志、新生命、姜庆乙、匙河、雁子、王怡、楚耳、海上花下、雪女、仲彦、东郑溪波、梦月、徐徐、陈巨飞、黄莹、殷龙和刘光

〔3〕 施玮 Shi Wei.《丛书总序》Congshu Zongxu[General Preface of the Series], 施玮 Shiwei 主编,《灵性文学丛书小说卷第一辑·新城路 100 号》[Volume I of the Novels of the Series of the Spiritual Literature. No. 100 of the Xincheng Road], (北京 Beijing: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Chubanshe[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4〕 《旧约·创世记》2 章 7 节. Genesis 2:7.

〔5〕 《新约·以弗所书》4 章 24 节. Ephesians 4:24.

〔6〕 施玮 Shiwei,《扩大我们的帐幕》Kuoda Women de Zhangmo, [To Expand Our Tabernacle], “施玮文库”Shiwei Wenku, [Shiwei's Series.]http://www.shiwei.org/index_essay_ChineseChristianLiterature.htm.

〔7〕 *Ibid.*

耀等 26 位诗人的作品。在基督徒诗歌这一领域,诗人远远不止这些,即使在整个汉语诗歌界,都有一些曾经为人所熟悉的作者,比如 1960 年代出生的阿吾、鲁西西、宋晓贤、苏小和、桑克、马永波,比如 1970 年代出生的黄礼孩、李建春等,比如 1980 年代出生的李浩、黎衡、张慧君、孙苜蓿……如今,他们的名字,也属于基督徒这一信仰群体。最新的一套基督徒诗丛也在 2014 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丛书第一辑有五种,分别为刘平的《一字一国度》、刘光耀的《爱、死、忧郁,天使的迷狂》、宋晓贤的《日悔录》、李浩的《风暴》和荣光启的《噢恰当》。可以说,今天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人们应当关注有一种文学叫基督徒文学;从其审美属性来说,也可以称之为“灵性文学”。

二、“文学的标准”

在当代中国的女性基督徒作家中,施玮和鲁西西的作品是比较突出的,这与她们的文学质量密切相关:虽然是基督徒文学,但其文学性没有降低。施玮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最新的著作则是长诗《辉煌的基督》,此著由香港汉语圣经协会 2014 年出版,更名为《以马内利》。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长诗,作者以耶稣生平中的重要事件为线索,以圣经记述为根据,对圣经的情境和思想展开想象,将写作者的情思与信仰经验融入在想象的圣经情境中,使人对圣经记述有更具体、更深切的感知。在基督徒的文学中追求文学性是必要的。基督徒若只是将圣经当中的话语换一种自我的形式重新叙述一遍,不能让人对圣经话语有任何新的感觉、想象和经验,我们何必读他们的作品,有这个时间我多阅读圣经岂不是更好?基督徒的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而不是宣教文学,如果先是宣教文学,效果恐怕适得其反。

20 世纪伟大的文学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是基督徒,但他的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却不能以宣教文学冠之,而是人人称道的现代文学经典(如《荒原》、《四个四重奏》等),其作品(包括文学理论)的光芒在世界现代文学的序列中至今没有褪色,艾略特非常反对文学对宗教的“宣传”,而是要求“文学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8〕,他强调“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9〕”。据此,文学的标准是作品在感觉、想象和经验的层面上,让读者对作者的言说对象有具体的感知和深深的感动。

该著在“序言”之后,便是长诗第一篇《圣诞雪》,第一节即是:“圣诞,一场洁净的雪/从高天之外,降下/柔软厚实地覆盖尘世/掩去滚滚烟尘、人声,掩去/心灵和肉体的喧嚣//商人们竭力地喧哗缤纷/却仿佛屏幕上无声摇晃的虚影/圣洁,俯下身来/如一场雪。馨凉。丰厚/向虚弱,难以发芽的灵魂耳语”〔10〕。主耶稣诞生的情境中有一场雪,这是合理的想象,如果仅有这个想象,那也只是对圣经记述的合理延伸,没有给我们在圣经语句之外为我们增添什么。但这里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将她对救世主的理解与雪的想象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圣洁,俯下身来/如一场雪……”圣洁无瑕的神子(本文中“神”,一般情况下,与“上帝”同义),他本是神,却降卑为人,生于世间,这是神对人的屈就(“俯下身来”),是神的大爱的表现,在圣诞之雪的想象中,融入了神的属性和救赎的要义。这样的文学写作,无论是在想象上还是在教义上,让人对神有多重的感知和理解,也许这才是合理的基督徒文学。

鲁西西是一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成名的女诗人,在新世纪初,她正式宣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作品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风。相对于许多女诗人的颓废、绮靡与唯美,鲁西西的诗歌给人一种

〔8〕 T. S. Eliot,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Prose of T. S. Elio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p. 100.

〔9〕 *Ibid.*, p. 97.

〔10〕 施玮 Shiwei, 《以马内利》*Yimaneili* [Emmanuel],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 Hongkong Hanyu Shengjing Xiehui [Hongkong Chinese Bib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4, 8.

清新、明朗的希望之色。她的那首《喜悦》常常为人称道：“喜悦漫过我的双肩，我的双肩就动了一下。//喜悦漫过我的颈项，我的腰，它们像两姐妹/将相向的目标变为舞步。//喜悦漫过我的手臂，它们动得如此轻盈。/喜悦漫过我的腿，我的膝，我这里有伤啊，但/是现在被医治。//喜悦漫过我的脚尖，脚背，脚后跟，它们克制/着，不蹦，也不跳，只是微微亲近了一下左边，/又亲近了一下右边。//这时，喜悦又回过头来，从头到脚，//喜悦像霓虹灯，把我变成蓝色，紫色，朱红色^[11]。”很多人将之读成了励志之作，但是，这里边那激励人的经验从何而来？人若不理解其基督信仰的背景，恐怕很难真正体会这里的“喜悦”。

鲁西西现今的许多诗，其实来自于《圣经·旧约》的《诗篇》和教会史上、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赞美诗。也许不能说鲁西西的诗是这些诗的“影子”，但欣赏鲁西西诗作的人，不去追根溯源，不去探寻那吸引鲁西西的“喜悦”之泉源，在理解上一定有偏差。鲁西西将自己的文学之路，描述为一次死而复活，如她《失而复得》一诗所写：“我最爱吃青春，爱情，和诗歌。/我就是靠吃这些东西长大的。/我每天吃，不管身边有没有陪伴。/我每天吃，但还是老了，孤独，口味败坏了。/但是今天，当我把这一切都挪开，/把吃进内里的全部淘出来，/这些我极度喜爱的东西，/我看我从此不吃，能不能活下去。/我活过来了，居然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好就像我从来没有吃过它们。^[12]”这里的“青春，爱情，和诗歌”，指的是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13]”，大多文学家是靠写这些生活的，像吃饭一样。但这样的“饭”，也是越“吃”越虚无，越“吃”越“苦”。鲁西西在人生的中途，进行了一次生命的跳跃，“我看我从此不吃，能不能活下去。”结果是“我活过来了，居然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好就像我从来没有吃过它们。”其实不是鲁西西幸运，对于每个人都是这样，上帝已经预备这样的筵席，可惜，赴宴的人，很少。在别的文学家那里赖以活命的东西、作为创作源泉的东西，如今在鲁西西这里，成了要“挪开”的东西。“挪开”也意味着这种生活变化的重量与难度。鲁西西在这里，像使徒保罗对待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14]”“把这一切都挪开”，也因为有了上帝的应许：“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15]”她的《失而复得》，精义在这里。

鲁西西让人佩服的是，即使对宗教反感的人、将信仰视为不可说之物的人，都常常欣赏鲁西西的诗作。这就是鲁西西作为诗人的出众之处了。严格说来，文学素材无高下之分，“宗教诗”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宗教经典可能有文学性，但其目标绝不是文学；诗中有“宗教”，但其到底是不是诗，决定因素不是“宗教”，而是其中诗的艺术），诗也不可能因为宗教的题材、主旨就变得高尚、优秀。在文学中，经验的传达一定是文学性的，而不是宗教式的，虽然宗教中也有文学性的言辞。对于基督徒诗人来说，成为一名优秀的写作者就更困难，因为有圣经，圣经中除了杰出的《诗篇》外，以色列人的智慧书、先知书等书卷，许多都是诗歌体，读者读你从这些伟大的诗歌中衍生出来的作品，为什么不选择直接面对希伯来文学、面对圣经？鲁西西比许多基督徒诗人优秀之处在于，她的诗歌没有直译《诗篇》和转述赞美诗，她的诗歌中仍然有一个信仰者复杂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悟。

《序曲与怀念》是一首杰作：“我爱高山的同时也爱着它的倒影。/那美好的事物因此被我爱了两次：/洁净，湿润，岩石做成的手臂，/白昼的强壮体魄隐藏着夜晚的秘密和种子。/我是一个人，但也不仅仅是。/那流经深谷的长河停了下来，/我所呼吸的新鲜空气把我带进幻想，/和现实的这一刻。黑

[11] 《诗刊》Shikan [Poetry] 2001 年第 3 期 [No. 3, 2001], 收入《鲁西西诗歌选》Lu xixi Shigexuan [Selections of Lu Xixi's poetry], (北京 Beijing: 光明日报出版社 [Guangming Daily Press], 2005), 3.

[12] 《汉诗》Hanshi [Chinese Poetry] 2011 年第 3 期 [No. 3, 2011], (武汉 Wuh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ress], 2011), 105.

[13] 《新约·约翰一书》2 章 16 节。1 John 2:26.

[14] 《新约·腓立比书》3 章 7 节。Philippians 3:7.

[15] 《新约·马太福音》16 章 25 节。Matthew 16:25.

夜像瑶池摆动着我的肉体，/窃窃私语的翕动的嘴唇忘了黑暗的另一世界。/就这样在归乡的夜路上我看见了果树，/与平原；河水的眼神渴望与山顶相呼应。/我是念缙文的信徒和献祭在一起，/好似一件重大的事情已发生，/可我是如此沉重，又迷醉。/我并不曾让信念持续得比痛苦更广阔，/除非给我两柄利斧，两个反面：/除非有一个更大的秩序，/维持着暗夜的空洞与节拍。^[16]”此诗中，有对至高者上帝的独特赞美；有自我的表白；有对新的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光明与黑暗的争战……人的信仰经验是复杂的，上帝是一个尺度，人的罪性亦是一个尺度，信仰会使一个人的痛苦更深，但也如同产难，其中孕育的是希望。艾略特在长诗《四个四重奏》里曾有这样的诗句：“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让黑暗降临在你的身上/这准是上帝的黑暗。……”(I said to my soul, be still, and let the dark come upon you/ which shall be the darkness of God.)^[17]“上帝的黑暗(The Darkness of God)”，该是什么样的情形？它指的应该是人在困难甚至绝望当中对上帝坚忍的盼望，这里有文学家基督徒才能感受到的东西，而基督徒文学，其令人激动的地方也在这里：以更深切的言辞描述出一种普遍而难以言说的信仰经验。

三、“忍受”的美学

李建春是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在写作风格上较为成熟的，他应当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阵营，作品曾经刊发于“中国诗歌评论”丛书^[18]。不过，也因为信仰的原因，他渐渐离开“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群体，独立于自己的艰苦卓绝、追求技艺的长诗写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求知求真的历程中，接触、认信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对一些人自然是自然的事情，但对于作家、尤其是诗人而言，成为基督徒并没有降低其对文学作品的技艺的要求，相反，为着上帝的荣耀，他们在创作中，对技艺的要求更高。

当一个诗人从早期的感觉化的写作当中慢慢成熟，开始思虑这些感觉从何而来、这些感觉到底合理不合理、这些感觉有什么用等问题时，他的写作已从纯粹的审美领域过渡到伦理学的领域；从美神之子成长为要担当自我与人类命运的西西弗是一个进步，但在这个进步之后，其实有更深一步的问题：西西弗的壮举是在藐视神明的语境下成立的。而基督徒对此的回应是：上帝并未缺席，上帝的爱通过十字架上的耶稣、三日后复活的耶稣亲临每一个个体，随时随在。问题是：现在你继续依靠上帝给你的自由意志、拒绝上帝的救赎之恩，还是承认：比西西弗神话更荒谬的是，个体的人相信自己能救拔自己甚至担当人类的困苦。作为基督徒的李建春，其诗歌里的生存经验比以前更复杂了、同时在技艺上也更要求深切与节制。

“我怎能忍受，在仿佛被提高之后，/怎能再下去呢？怎能离开呢？/你说这是命令，‘你要学着我。’//世界之美在你身内闪耀，你是为此而来的。/我如此难堪，我的上帝躲起来，在平常的/街道，在超级市场的出入口。//人群中我忍受。他们冷漠地走向/各自的洞穴，如当年，当人子被钉上十字架后。/你教我说那词，对冷漠，对遗忘，说‘爱’。//爱能熔化水泥，钢铁，玻璃。我爱。/午后的云燃烧起来。贸易广场附近的转盘中央，/片刻的宁静。难得的开阔地，天空//下垂并且倾听。那云如乳房悬在干涸的/喷泉上方。人们离去，或步行或乘车回家，/我呆立在十字街口。我的嘴//如街头雕像的嘴，模糊的视线中/没有障碍之物。我的心大声地喊你，/求你不要离弃。我竭力地摇晃身体，//‘成了’，黑暗如漩涡卷入。求你不要离弃。/我的喊声里有愤怒和恐惧。我枯干如/谷壳，腐败如葡萄，在

[16] 《汉诗》Hanshi[Chinese Poetry]2011年第3期[No. 3, 2011], (武汉 Wuhan: 武汉出版社[Wuhan Press], 2011), 109.

[17] T. S. Eliot, "Four Quartets", The Complete Poems & Pl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9, p. 180.

[18] 李建春 Li Jianchun, 《百货大楼的语法》Baihuodalou de Yufa[Department Store's Grammar], 孙文波 Sun Wenbo, 臧棣 Zang Di, 肖开愚 Xiao Kaiyu 编, 《语言: 形式的命名》Yuyan: Xingshi de Mingming[Language: Formal Nomenclature], (北京 Biei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129-137.

成熟的天空下。//午后的云散去。求你怜悯我狂乱的心。/我学着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爱世界,就不能停下,/如你所命,我戴上了美的刺冠。^[19]”

在对自我进行了严厉的决断之后,李建春进入了一种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生活,他在“街心公园”,在喧嚣之地的核心仰望神圣之物。在“街心花园”恒切祷告。“街心花园”是一个象征。信仰的生活不是远离尘嚣,而是在世界之中,但不效法这个世界。过去的生活,也许回忆起来还有点“美滋滋”,难以割舍,那是旧我的根性,需要一点点更新。已经被提,怎能再下去? 已经进入永生,怎能再回返? 这是命令,更是爱。李建春是一个不为时代精神所动的诗人,他的写作更多是在自我的罪污、世界的沉沦与上帝的圣洁、恩宠之间展开。他写的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宗教诗歌”,他只是从上帝的启示那里领受了对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并以之来更有效地展开心灵的辩白和对历史的沉思。在“美”与“荆冠”之间,新的生命与相应的代价、新的诗歌美学与相应的技艺之间,李建春的诗歌呈现了一种“忍受”的美学:他涌动的情感与经验在言说中非常冷峻、节制,其境界整体阔大、深远,但意象和言辞上又奇诡、独绝。

80 后诗人黎衡在诗艺上素来有着惊人的克制与成熟,其关于信仰经验的写作,在技艺上更是值得关注。“旷野早已无人/四十天的暴雨和四十天的沙石/宇宙蠕动着饥饿的胃/你要独自走向哪一个小小的星球的背面/穿过沉默的光环/开始说话,未来一直涌出鲜血/忍耐,使紧闭的门/从死亡的海底被喷泉顶开/你的梦盖满灰尘,你梦见你不停地/走向自己,你自己就是国家、/山巅、洁白的衣服/你在衰朽中成为流浪的琴弦^[20]”。这首诗处理的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一经典题材,但他却写出了新意,他没有将诗歌的言辞变成圣经话语的解释,没有无节制的抒发对耶稣的情感,而是“忍耐”,思想这件事的“未来”,短短的诗行中,他将耶稣流血牺牲、受难、死亡、所开拓的未来及成为今天许多流浪者的“琴弦”等等意思表达得非常充沛,让人深感诗歌简练而丰富的美。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天晚上,我们从莲花山公园/绕出来,越过一座人行天桥,想去/初见时的广场吹吹风。窸窣的雨/使街道卷曲,行人都是影子。//但我们走反了方向,在从未见过的/路牌之间兜圈,梅林的街区/“都像叶子渐渐枯干”,‘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迷路使我们更饥饿,//更无知。我忽然记起附近有一座教堂,/于是带你去寻找,‘风不住地旋转。’/经过斜坡、树丛,我们循着诗班练唱的/歌声,发现它,在风的无限安静中。^[21]”这首诗来自《新约·约翰福音》3 章 8 节,同样的经典题材,黎衡在处理时携带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他将迷途、饥饿和无知的日常生活景象引向信仰的漩涡中,在不住旋转的风中,“你”会发现教堂,它“在风的无限安静中”。诗作最后一句极有意味,那“安静”,犹如风暴中心的安静;这是迷途与知返的人生历程中的风暴与安静。黎衡的诗歌写作技艺的娴熟之风一如既往。

四、“宗教诗歌”?

事实上,当代汉语诗坛有许多像李建春、黎衡、鲁西西这样的写作者,尽管在此前他们的写作已经被广泛认可,但作为基督徒文学,人们在谈论时往往又陷入一种偏见:他们是“宗教诗人”、他们写的是“宗教诗歌”。这种先见至少有两种意味:一是“宗教”将会使诗歌写作的指向变得单一,将复杂的人生问题简单化,这样的诗人“排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是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认了他对这

[19] 李建春 Li Jianchun,《街心花园祈祷》Jiexin Huayuan Qidao [Pray in the Street Garden],《出发遇雨:二十年诗选》Chufa Yuyu; Ershinian Shixuan [Encounter Rain on the Road; Selected Poems in the twenty years], (广州 Guangzhou: 花城出版社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2), 3.

[20] 黎衡 Liheng,《光荣》Guangrong [Glory],《今天》Jintian [Today], winter number (2010), 65.

[21] 黎衡 Liheng,《来自风》Laizifeng [From the Breeze],《诗林》Shilin [Poetry Forest], No. 5 (2014).

些激情的无知。”——就像 T. S. 艾略特曾经指出的：在大多数诗歌爱好者看来，“宗教诗歌”（religious poetry）只是一种“小诗歌”或“次要诗歌”（minor poetry）^[22]；二是因为宗教是可疑的，由此宗教诗也不应当拿到公共诗坛的层面来谈论。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中，当然有些人是尊重宗教的存在及其价值，而有些人，则一直持天然的远离或否定的态度，在文学中亦然。

其实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想说的，这种偏见是针对宗教本身的偏见，同时也殃及了以此为素材的文学。其实，文学好坏之标准并不在其素材本身。T. S. 艾略特说，但丁、莎士比亚如此伟大的诗人，他们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言说了什么“时代”的思想精神（他们所处时代的伟大的宗教思想），对于他们而言，那些“流行于他们各自时代的思想，也就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材料，他们不得不用以作为表达他们感情的媒介，这种思想的相对价值是无要紧要的。”^[23]而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真正的诗人“所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把人类的行动转化成为诗歌。”^[24]“诗人制作诗歌”正如“蜜蜂制作蜂蜜”一样，“他只管制作。”这种诗人的优秀之处正在于他对时代精神、现实经验在语言、形式上的“转化”与高质量的文本“制作”。正是这种专心地“制作”，使他们才能够成为那个时代“诗人中的诗人”。艾略特说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作家当中的任何一位相比……在把素材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表现出更高超的本领”^[25]。莎士比亚平均每个剧本引用圣经 14 次，这并不代表他就真正信仰上帝，但是，作为文学写作，你要看的是，从素材到作品的最终呈现，作家的“制作”与“转化”之工在哪里。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实，批评宗教之可疑的人与基督徒作家不同的是，后者把真正的宗教当作宗教，前者则是把诗歌、文学当作宗教。他们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其实是一种立足于人本身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当前中国文化中被普遍高举的“人性化”、“以人为本”等话语也与此有关）。

其实这些态度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化”、“以人为本”或达到生命内在的“自由”？人从自身的原点能否凭借自身飞跃至“自由”之境？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6—1933）曾这样总结秉承“人道主义”的人们：“他们情愿生活在自然主义的水平上，却同时又想享受过去人们通过一些人文主义的或宗教的锻炼所获得的好处”^[26]。而 T. S. 艾略特把白璧德对“人道主义”者的批评仅仅改动了几个字眼，就解构了自诩高人一等的“人文主义”者的优越心态：“他们情愿生活在人文主义的水平上，却同时又想享受过去人们通过一些宗教的锻炼所获得的好处”，这也许也是我们的诗坛另一些高人雅士的矛盾心态：他们需要宗教般的体验或好处，却不愿接受宗教的“约束”。在 T. S. 艾略特看来，其实“人文主义”并不比“人道主义”好多少：“人道主义抑制了特有的人性，只剩下兽性；人文主义者抑制了神性，只剩下人性中一个成分，而这个成分，虽然他（人文主义者）力求使之升高，却有可能很快地下降到兽性的水平。”^[27]

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诗人的创作，即使不从宗教角度，你也能辨认其诗歌在技艺上的价值。当然，如果你懂得诗歌文本在题材上的来源，关于这种技艺、关于人本身，你会知道得更多。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诗歌，无论从作者来源还是从作品本身，都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形态。

[22] T. S. Eliot,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Prose of T. S. Elio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p. 99.

[23] T. S. Eliot, "Shakespeare and the Stoicism of Seneca",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1, p. 136.

[24] *Ibid.*, p. 135.

[25] *Ibid.*, p. 138-139.

[26] T. S. Eliot, "The Humanism of Irving Babbitt", Selected Prose of T. S. Elio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p. 278.

[27] *Ibid.*

English Title:

On Christian Poet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ONG Guangqi, Associate Professor, P. C. 430073,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LuoJiaShan, WuChang district,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P. R. China, Tel: 15802712321, Email: rongguangqi@163.com.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has bloomed. Some classify these works as “Spiritual Literature”, aiming to stress the sacred part in human. Christian Poetry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experiences and aesthetic with Non-Christian Poetry. Many Christian poets pursue “the standard of literature” in their poems. However, readers and critics tend to neglect them as “Religious Poetry”. In fact, “religion” only serves as writing resources. It is non-literary to distain the literature that just based on religion. In terms of the standard of literature, some Christian poems are highly profound and complex in light of experiences and techniques.

Key Words: Christian Literature; Spiritual Literature; the standard of literature; Christian Poetry; Religious Poetry